

「主子，後山發現一具女屍，村長已經請來縣太爺……」聶西在屋外稟報。

天已大亮，昨夜搞到深更才迷迷糊糊入睡，聽見聲音的聶晟立刻下床。

走出屋外，家家戶戶升起裊裊炊煙，正是準備早膳時分，卻傳出重磅消息，惹得一陣哄鬧，聽說是進山打獵的獵戶發現的。

聶晟說：「我去看看，你告訴夫人，中午再出發。」

「是。」

聶晟很快就領著兩名錦衣衛來到現場。

離山腳處不遠，一群村民圍著大樹，他走近，仗著身高從外往裡望進去。

地上趴著一具赤裸女屍，後背處有一道砍痕，砍下的力道很大，深可見骨，流出來的血滲進泥土，留下一片褐色血漬。

然而吸引聶晟注意的不是刀痕，而是女屍的後頸，他細細看清，確定無誤。

「有人認得她嗎？」縣官對圍觀百姓問。

這名縣官是個四十幾歲的中年人，圓圓胖胖的，肥嘟嘟的手指戴著兩個翡翠戒指，一看就曉得很昂貴，隨便一個都得花掉縣官兩年俸祿，是個養尊處優日子過得極滋潤的男子。

聶晟對他有印象，他叫伍銘宗，曾在京城碰過面，家裡是開綢緞鋪子的，去年成為皇商開始供應內務府。

「她是個寡婦，四五個月前搬到村子裡。」有村人發聲。

「她剛來的時候可慘啦，全身上下就那身衣裳，連房子都是村長看她可憐借給她住的。」

「那時我就說別濫發好心收留這種女人，看吧，果然鬧出風波了吧！男人啊，一個個遇到漂亮女人就失心瘋啦。」

女人拔尖的嗓音讓一群男人全數安靜。

「怎麼回事，村長在嗎？出來說話。」伍銘宗說。

官老爺發威，村長抖著手腳站到縣官面前，滿臉無奈。「回青天大老爺，這女子名叫邱芬，剛進村子時身無分文，她告訴大家，她成親後生了個孩子，但孩子沒保住，不久丈夫也死掉，婆家的叔伯看她沒得依靠，又嫌棄她剋子剋夫，就把她趕出家門。」

「她只能一路流浪到此，當時如果不是我們給她一口飯吃，說不定人早就沒了。我家那口子心善，想著娘家小弟搬到城裡，老屋子空了好幾年，一直沒人打理，說不定哪天就倒了，不如讓邱娘子住進去。我們真是好心做善事，沒想到會出事。」

「大人不知道，邱娘子不守婦道，才搬來沒多久就和李大鐵對上眼，從那之後有不少人看見她和李大鐵眉來眼去，勾勾搭搭。」聲音拔尖的婦人又搭上話。

伍銘宗在問話，聶晟卻注意到一個男人，他眼下泛黑，臉色慘白，像是整夜沒睡。

他既好奇又害怕，墊著腳尖往裡看，看兩眼就退開，走幾步又繞回來，來來回回猶豫不決，直到村長回話，他才打定主意靠近。

「妳懷疑李大鐵？」

「除了他還有誰？我猜肯定是李大鐵發現她勾搭上別的男人，心火難忍，一刀把人給砍啦。」

「別胡說八道，李大鐵膽子小又手無縛雞之力，別被砍就算好的，怎能砍得了人？比起李大鐵，他家老婆更兇狠，如果妳說是杜氏砍的，我更相信。」男人反駁。

許多人聽見這說法，紛紛點頭。

「青天大老爺，李大鐵的岳父是殺豬的，他老婆杜氏從小就跟著親爹學殺豬，刀起刀落俐落得很。前天李大鐵還為了邱娘子的事被她揍得鼻青臉腫，我看肯定是她殺的。」

「領路，去李大鐵家。」伍銘宗一聲令下，讓兩名衙役抬起屍體送去衙門，剩餘一群人浩浩蕩蕩下山。

聶晟沒離開，他在案發現場四處走動，尋找蛛絲馬跡。

聶東緊隨身後，看著泥地上雜遝的足印，低聲嘟囔。「居然沒封鎖現場，伍銘宗的官是不是捐來的啊，啥都不懂。」

聶晟莞爾，倒不是捐來的，是實打實考出來的，只不過他的成績……水灌得有點厲害。

十七、八年前，邊關戰況激烈，又逢旱災糧食欠缺，伍家啥都不求就送上三十萬石糧草，這麼個忠義之家啊，皇上感念，知道伍家有人參加鄉試，朱筆一揮，在鄉試榜單上添入伍銘宗三個字。

皇上本打算會試時再放一次水，沒想到伍銘宗清楚自己幾斤幾兩重，打死不敢報名會試。

於是在家長到處尋人脈想替兒子謀個小官位時，皇上即刻示意吏部，給了他一個七品小縣官。

這一上任，十幾年下來他就在這個位置上賴著不走，還以為他安貧樂道，對仕途缺乏汲汲營營的野心，沒想到是個昏庸的，當官多年，竟然還不曉得命案現場需要完整保存。

幸好當時伍銘宗有自知之明，沒繼續參加會試、殿試，否則依照皇上那副慷慨性子，他有那個臉皮考，說不準皇上真會讓他進翰林院。

想到這裡，聶晟嚇出兩滴冷汗。

他在距離陳屍處十尺的地方走動觀察，意外在幾棵樹幹上發現磨擦的痕跡，還在突出的樹枝上發現兩三片被扯下來的碎布。

往後退開數十步，視線把具備磨擦痕跡的樹幹連起，聶晟推估兇手在殺死邱芬後跌跌撞撞往前走。

他邊跟著連線走，邊忖度著。

是恐懼？恐懼到分不清楚東南西北，以至於走向山谷？

是喝醉？但醉到想殺人，應該沒有那麼大的力氣，那一刀幾乎把人給對半砍了，那麼是……

「駱廷，去找幾個人下谷尋找。」

確定中午才出發，商璣領著真兒去了陳家。

剛到門口就見一家人進進出出，陳小弟發現商璣，立刻縮起脖子往回撤。

真兒搶快一步喊住他。「小哥兒，老太太情況怎樣？」

「姥姥剛嚥下最後一口氣，姊姊和娘正在給姥姥洗身換衣衫。」

「你父親、大哥呢？」

「他們出去找人借錢，想給姥姥買一口薄棺。」

商璣示意真兒，真兒從荷包裡掏出十兩銀子。「這錢給老太太辦喪事。」

接過真兒強塞過來的銀子，少年不知所措。

商璣又道：「我可以見見你二姊嗎？」

「姑娘等等，我去叫二姊。」

丟下話，他快步進屋，不久後陳二姑娘出來。

商璣對她微笑，不周旋輾轉，開門見山問得直接。「我能幫妳把脈嗎？」

陳二姑娘明白她想要什麼，搖頭道：「不必，我看過不只一位大夫，大家的說法大同小異，我早已死心，這輩子再沒多餘念想。」

商璣不同她爭辯，只道：「就當是回報吧，我剛給令弟十兩銀子為老太太辦喪事，妳讓我把脈，那筆錢就不必還。」

話都說到這當口了，陳二姑娘還有什麼好反駁，她領商璣進自己屋裡。

商璣細細把脈後，透出輕淺笑意，果然是她想的那樣。「姑娘是否經期時來時不來，極不規律，有時一拖就是大半年，經血呈現赤褐色或者接近黑色，甚至有塊狀物？」

「對。」

「情況沒有妳想像的那麼悲觀。」

「姑娘的意思是我還能生孩子？」

「對，我先為妳施針。」

銀針插上後，見屋裡沒有桌子，真兒就著床板磨墨。

商璣跪在地上斟酌著開方子。「先連續吃三天，三天後自會來小日子，小日子結束往後數二十日再吃三天，維持這頻率，估計無誤的話，五個月後經血顏色就會回歸正常，經期也會慢慢規律，不過還是再多吃兩、三輪，這對妳的身子有益無害。」

「不必了，家裡這狀況，姥姥的藥費已經拖垮全家……」

商璣取出五十兩銀票。「這藥帖約莫五、六錢銀子，二十幾帖藥也就十幾兩，剩下的讓長輩把妳家三姑娘贖回來，一家人齊心合力終究會度過難關。」

「姑娘為什麼這樣幫我們？難道昨天……您不覺得我們是一家子狼心狗肺不孝不悌的壞蛋？」

「人生在世各有難處，誰能批評誰？我的能力有限，不能幫所有人排憂解

難，但相逢即是有緣，銀子能解決的是小事。」

至於大事……就像即使苟延殘喘仍拚命要活下來的老太太，她有再多銀子也幫不了忙。

商璣拍拍陳二姑娘。「我保證妳會好起來，忘掉過去的艱困，如有幸遇上知心人，別自輕自賤，要傾力為自己爭取幸福。」

陳二姑娘感動得說不出話來，眼底閃著淚光，本以為這輩子就這樣了，沒想到會有峰迴路轉的一天。「多謝姑娘。」

「不客氣。」

商璣走出屋子，望著老太太所在的屋內，猶豫著要不要再去看一眼，但再看十眼又能怎樣？

離開陳家後，商璣與真兒順著小路回村家長，卻見迎面一群村人圍著縣官走過來，在前方十尺處轉彎，進入巷弄。

「夫人，時辰還早，不如去看看發生什麼事？」真兒眼睛亮亮的，一臉的好奇八卦。

「好啊，去看看。」

門敲半天無人回應，伍銘宗下令把門砸開。

「等等，我來了。」

在急促的應聲後，又過好半刻門才打開。

杜氏扶門站立，她生得濃眉大眼，身材粗壯，不高，體重至少有一百三十斤，膚色黝黑，肌肉精實，看得出來是長期勞作之人。

比起柔柔弱弱、身子板纖細的邱芬，但凡腦袋正常的男人都會更喜歡那一位。

門剛開，衙役就不管不顧地衝進屋裡，差點撞翻杜氏。

她急忙扶住門框，還沒搞清楚發生什麼事，就見衙役又匆匆出來，把找到的包袱呈給伍銘宗。

原本伍銘宗還存有幾分疑慮，但包袱確立了他的想法。「好啊，如果不是本官來得夠快，妳就要畏罪潛逃了？來人，把殺人兇手杜氏帶回衙門！」

幾句話不但破案，連罪名都定下。

杜氏被這陣仗嚇到，聽見這串話更是嚇得雙腿發軟，呼天搶地喊叫。「冤枉啊，我哪有殺人，誰看見我殺人啦？我又殺誰了？哪個爛心爛肺的混蛋胡說八道，這是要害死我啊，菩薩開開眼，佛祖開開眼吶……」

「還說沒有，邱娘子死了，難道不是妳殺的。」

「邱娘子死了？」杜氏不敢相信事情居然會成真，她詛咒邱娘子千百次，真心恨她，希望她死無葬身之地，可是……居然死了？不會吧，難道詛咒真的有用？

「對，妳盡快認罪，可以少點皮肉痛，妳輕鬆，本官也省事。」

伍銘宗話音方落，杜氏立刻扯起嗓子，哭喊叫鬧。「我是盼著她死，可我沒殺人啊！她那麼招人恨，自從她搬到村子裡，哪個男人不被她勾得心癢難耐，別

說我家李大鐵，就是張狗子、王小利，誰的眼珠子沒往她身上黏？大人怎不說張家、王家的女人殺人，非要賴到我頭上？」

「妳別亂攀扯，關張狗子、王小利啥事？李大鐵和邱娘子好上，這件事誰不知曉？更別說張狗子、王小利家的媳婦一個個瘦巴巴、怯生生，膽子小得連殺雞都不敢，哪像妳一身蠻力，能一刀把邱娘子給剖成兩半？」

張狗子的大嫂跳出來說話，打死都不讓髒水往他們家潑。

滿村子上下你一言、我一語，分明沒有證據，可一人一支釘，非要把杜氏釘死在殺人兇手四個字上，好像不管她有沒有做，這事都得由她認下。

更可怕的是伍銘宗的態度，啥都不問，直接就要把人給定罪。

「大人，我冤枉啊，我沒有殺人……」

杜氏極力爭辯，然眾口鑠金，不管她說什麼都有人駁回去，根本沒人在乎她的話。

最終伍銘宗還是下令把她給拘回去。

看到這裡，商璣再也忍不住，撥開人群走上前，對著伍銘宗道：「小女子斗膽，想問大人一句，請問邱娘子是什麼時候死的？」

這話把伍銘宗給問懵了，沒有仵作驗屍，他哪能知道。

他還沒說呢，就聽見村民道：「肯定是昨天晚上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因為黃昏的時候我還看見她在院子裡收衣裳，今天早上就聽說她在山上被人殺害。」

說話的是個男人，他剛開口就被身旁的婦人剗了一眼，手起，兩根手指俐落地把他的耳朵扭成麻花。「就曉得你心癢，一天到晚衝著那院裡看。」

聞言，人群裡爆出一陣笑聲。

商璣道：「回大人，倘若邱娘子昨晚被殺死在山上，那麼兇手就不會是杜氏。」

「妳說這話有什麼證據？」

「請大人看看杜氏的右腿，她的腳踝受傷，依腫脹的情況來看，並非剛剛撞上的。杜氏，我能看看妳的腳嗎？」

終於有人替自己說話，杜氏哪有不肯的道理，往地上坐去，一把拉開褲腳，任由商璣察看。

她的腿摔得很厲害，腳脖子腫得跟豬肘子同粗，上面還有道傷口。

「大人請看，杜氏的傷口已經開始結痂，腳腕的青紫色淤血也有外擴的現象，可見她受傷到現在至少有一天以上。很痛嗎？」最後三個字，商璣轉頭問杜氏。

「痛死了，我想出門找大夫，可一下地就鑽心的疼。」杜氏愁眉苦臉答。

商璣道：「在這種情況下，別說殺人，光是上山都有困難。」

聽到這話，方才振振有詞忙著往杜氏頭上扣罪名的村人一個個閉上嘴。

商璣又問：「妳這傷是怎麼來的？」

「還不是李大鐵，昨天一早他吞了熊心豹子膽，居然氣勢洶洶跑過來跟我說

要娶邱娘子進門。哼，他也不看看自己是什麼貨色，連老婆都養不起還想養小妾。可他說邱娘子已經懷上兒子，我們成親八年一無所出，他不能讓李家絕後。我嘲笑他，跟邱娘子不清不白的男人不止他一個，可別養了野種，他一氣惱，居然把我推倒，自願自跑掉。」

杜氏指向牆邊水缸，水缸旁有一塊用來壓醬菜的大石頭，石頭邊橫放著柴刀。「我的腰撞到水缸，跌倒後腳脖子又卡到石頭，那柴刀原本是立著的，結果倒下來，劃了我一刀，痛得我差點兒沒掉魂。」

「我指著他的背影破口大罵，說要回去讓我爹和兄弟來找他討公道。想當初他連一片蓋頭頂的瓦片都沒有，要不是我娘家給他蓋房子謀差事，幾百年前他就活活餓死，這狼心狗肺的東西……」說到這裡她再忍不住滿腔辛酸，掩面嗚嗚大哭。

聽到這裡，伍銘宗覺得面上無光，但百姓視線都落在他身上，他不得不強撐精神問：「既然沒殺人，為什麼要畏罪潛逃？」

「大人，我沒要畏罪潛逃啊。」

「沒有，幹麼收拾包袱？」

「這不是想回娘家討救兵嗎，要不是腿痛得下不了床，我早就回娘家了。方才門敲得砰砰響，我硬撐著腿，好不容易才走到門口。」

見伍銘宗怎麼都問不到重點，商璣嘆氣，又插上嘴。「妳家相公去哪兒了？」

「除了狐狸精家還能去哪兒？昨天他不但推我，居然還說這個家他不要了，好啊，我倒要看看沒有我，他能不能活？」杜氏賭氣說完，不禁悲從中來，眼眶泛紅。

商璣朝門口望過去，意外發現聶晟站在那裡，也不知道看了多久。

會嫌棄她多事嗎？肯定會吧，但就算嫌棄，該做的事還是得做，她無法眼睜睜看著無辜之人受害。

然而想起昨晚的不歡而散，聶晟……還在生氣嗎？

垂下眉睫，她從藥箱裡拿出膏藥。「藥膏厚敷、綁緊，一天換一次藥，以後再發生這種情況，要先用冷水冰敷，放著不理，情況會越來越嚴重。」

「多謝姑娘。」

這時伍銘宗發話。「來人，帶本官去邱娘子家。」

第六章 夜半遇襲

聶晟又看見那個形容緊張、眉目焦慮的男子，當他聽見伍銘宗要去邱芬家中時，趕緊從人群中跑開，一路上跌跌撞撞，像身後有鬼在追似的。

他不疾不徐地抓起石頭往那人的膝窩射去，那人幾步踉蹌後朝前撲倒。

錦衣衛葉鳴得到示意，飛身上前揪住對方後領，搶在伍銘宗之前離開。

貪看熱鬧的村民則一個個跟著衙役縣官離開。

聶晟遠遠望著商瓏，「想去嗎？」

她可以？他沒嫌棄她拋頭露面、招惹麻煩，彼此的關係也沒有停在昨晚的爭執裡？太好了！

商瓏鬆口氣，她反省過了，聶晟並不糊塗衝動，他對她娘的誤解定有原因，她不該同他拌嘴生氣，該好好與他解釋分析。

因此翻篇了？高興，她也不想糾結在昨夜裡。

「當然要去。」她把醫箱遞給真兒，快步朝他跑去。

她的快步落入他眼底，令他濃眉飛揚。

不是因為看好戲要爭分奪秒搶位置，而是因為她的目標是自己。

他放慢腳步，讓她不至於跟得太辛苦。

兩人同步緩行，沒有對話就這樣並肩走著有點小尷尬，於是從不主動找話題的聶晟尋出話題。「我以為妳會留在村長家。」

「沒，我去了陳家一趟，陳家家徒四壁，沒錢給老太太下葬，我給他們一點銀子，再幫陳家二姑娘看病。」

「情況真像他們說的那樣糟？」

「沒有，能治的，我開了藥方。」

「但他們不是說接連換過幾個大夫，講法都一致。」

「這就是我懷疑的地方，到底是當下大夫醫術稀鬆平常，還是陳家阮囊羞澀，找不到好大夫。」

他無法確定，但……「張太醫是太醫局裡的一把好手，妳認為他的醫術是好是壞？」

「他開的藥方中規中矩，劃膚取血的手法不行，讓人多吃不少苦頭，把脈能力也有待加強……」商瓏曾經按住穴道企圖影響脈案，他竟然沒有發覺。「如果太醫局的太醫程度普遍如此，那麼還有很多值得改進的地方。」

「會不會是妳的醫術太好？」

「在商族，我的醫術只是中上。」

所以民間傳聞為真，商族女子有本事起死回生？

「回京後，妳想進太醫局嗎？」如果她願意，他可以上折子請求皇上考慮，即使太醫局沒有女太醫的先例。

「天底下最好的大夫都該留在京城嗎？」

「我沒這個意思，只不過妳要是進太醫局，一方面能夠跟醫術高明的太醫相互切磋，二方面那裡搜羅許多民間醫案可供研究。」

商璉笑了，她的嫁妝裡有不少太醫局的醫案呢。「我打算收幾個徒弟，手把手教導醫術。」

意思是……不想回京，還是不願進太醫局？聶晟蹙眉深思。

走著走著，姍姍來遲的兩人終於來到邱芬的家門前。

令人意外的是，伍銘宗與百姓竟然被擋在大門口。

眼見聶晟到來，伍銘宗連忙帶隊上前，彎腰躬身，眼神警戒，態度恭謹。「下官伍銘宗，見過聶大人。」

看見堵在門前的錦衣衛，商璉方才明白有人亮出身分了。

除葉鳴之外，還有一個形容猥瑣的男人佝僂著背站在門口，而方才口口聲聲指證杜氏是兇手的婦人站在他旁邊，氣得搓手跺腳像個跳梁小丑。

「伍大人判案的方式與眾不同啊。」聶晟笑著說話，自認態度溫和，卻逼出伍銘宗滿身冷汗。

倒是婦人無知便無畏，她搶上前質問：「大人為什麼抓我家狗子？他又乖又聽話，絕不會殺人，邱娘子的死與他無關。」

「有關無關，證據說話。」

撂下話，聶晟領著商璉進屋，剛進院子就看見一個倒地的大木桶。

證據這就來了嗎？他沒打算這麼快就找到啊。

商璉順著他的視線望去，應是有人撞翻木桶，濕泥地上留下清晰的腳印。

聶晟吩咐道：「魏新，把張狗子的鞋拿進來比對腳印。」

這命令把張狗子嚇得整個人癱軟在地動彈不得。

兩人繼續往裡走，廳裡一片狼籍，桌子被掀翻，飯菜碗盤掉滿地。

商璉蹲在地板上，把飯菜逐一拿起來細細辨識。

聶晟裡裡外外轉圈，在廚房窗框上又找到兩枚腳印，很輕，沾泥不多，可推測此人身懷武功。

有武功就不會是普通百姓，換言之應該不是明面上的張狗子或李大鐵。

聶晟再走進廳裡時，就見商璉拿著酒壺，裡面還殘餘一點酒液。

「看我發現什麼。」

聶晟接手，湊近鼻尖細聞。「味道不對。」

「是，酒水裡有藥。」

「什麼藥？」

「神彌，會讓人產生幻想，並出現暴力行為的藥粉，這是紅幫的常用藥。」

又是紅幫，與上回の木僵粉有關聯？

兩人從屋子走出時，失神昏厥的張狗子已經被魏新搦醒。

聶晟居高臨下看著他，似笑非笑問：「聽過錦衣衛嗎？」

他搖頭，滿臉的苦惱。

「這麼孤陋寡聞嗎？看來本官聲名尚未遠播。沒事，我親自為你分說。錦衣

衛的差事主要是幫皇帝逮補窮兇惡極的壞蛋，為了讓犯人說實話，我們發展出千百種整治犯人的方法。比方從頭頂挖洞灌入水銀，這樣一來很快就能把一張完整的人皮給撥下來，技術好的錦衣衛剝下整張皮後，那犯人可還是活著的，還能掙扎喊叫。比方讓犯人趴在塗滿油脂的鐵柱上，從一端爬到另一端，下面堆柴燒火，鐵柱很滑，攀爬的時候要非常小心，要是疏忽了，就成炙烤人肉了……」

話沒說完，張狗子已失聲大喊。「我招，我通通都招，求大人饒命！」

這麼沒膽，怎還想摻和命案呢？聶晟嘆道：「說吧。」

輕輕巧巧兩個字落下，張狗子忙不迭開口。「……李大鐵是個傻子，還以為邱娘子對他一心一意，事實上村裡很多男人都跟她做過哪檔子事，只要給幾十文錢或一頓好吃的就能同她交換。那天我買了肘子跟醬鴨，又打一壺酒，本想過來與她玩玩，沒想到李大鐵突然怒氣沖沖跑過來，邱娘子求我趕快躲起來，還允諾會補償我兩回。雖然捨不得滿桌好酒菜，但聽說李大鐵打算娶她回家，我知道她一個女人有多難，總不能壞她好事，於是趕忙躲進房裡。

「我在裡頭聽見李大鐵問『沒事，妳幹麼整治這麼多菜』，邱娘子回答『聽說你與杜姊姊吵架，料想你心情不好，這才把壓箱銀子拿去買酒菜』。邱娘子說很多，都是在勸他與杜氏好好說話，這樣她嫁過去後一家人才能和樂融融。李大鐵聽進勸告，說等一會兒就去同婆娘好好說道。

「當時我還想著等李大鐵回去後就能輪到我了，於是躺在床上等他們吃飽喝足，剛開始都還好，可不知怎地李大鐵突然發瘋，也不曉得是不是喝醉。我先是聽見巴掌聲，然後是桌子掀翻聲，我嚇著了，連忙把房門打開一個縫往外看，只見李大鐵雙眼泛紅，突然抓起掃把猛打邱娘子，邱娘子邊喊救命邊往外跑。李大鐵很快追出去，他腳步不穩踢翻水桶，丟下掃把抓起牆邊柴刀追出去。我啥都做不了，只能跑回家躲在棉被裡……」

在張狗子陳述昨晚發生的事時，駱廷帶人抬著一具屍體過來。

聶晟令他點幾個人下山谷尋找證據，沒想到會在那裡找到李大鐵，但他已經摔斷脖子與四肢，整個人呈現一種奇怪的臥姿。

「是李大鐵！」村長出面指認。

伍銘宗鬆口氣。「多謝大人破案，李大鐵殺死秋娘子，良心過不去跳崖自盡。」

商璣苦笑，這叫破案？這麼高的才情應該去寫話本子，他是被政治糟蹋了的文學家。

聶晟咬牙，原來鄭國不僅大夫素質不高，辦案官員的素質更是令人髮指。

「既然李大鐵想娶邱娘子，為什麼殺她？」喘一口氣，聶晟耐下性子嘗試引導。

「因為……發現邱娘子與他人有染？」伍銘宗覺得自己的答案真好。

「他沒看見張狗子，怎麼會發現邱娘子與他人有染？」喘兩口氣，聶晟額頭冒黑線。

「也許是在外面聽人說的。」在他的灼灼目光下，伍銘宗的答案很心虛，只能用乾巴巴的笑容來填補。

「既然已經聽說，為什麼進門時沒發瘋，飯吃一半才推桌打人？」喘三口氣，聶晟額頭黑線交織成網。

「因為飯菜不合口味。」

「為什麼李大鐵狀若癲狂，雙眼泛紅？」喘四口氣，他問出死神的氣息，周遭空氣結了冰。

「因為喝醉？」

啊——放棄了！聶晟在喘過五口氣後咬牙，皮笑肉不笑。「邱娘子的屍體我要帶走，可以嗎？」

「但憑大人做主。」這句話伍銘宗回得自信振作。

看著聶晟，商璫知道他現在有多平靜，心裡就有多無奈。如果朝廷官員都這副德性，國運堪憂啊。

回到村長家裡，聶晟立刻提筆寫信，內容很長，有七、八張紙，連同邱芬的屍體派人送回京城。

中午過後，聶晟與商璫集結車隊，繼續往麒麟山的方向前行。

送她上車時，他突然說出一句。「我很高興。」

吭？她沒聽懂。

他解釋。「很高興和妳一起破案，一起完成一件事情。」

商璫愣住，遲遲無法作答。

直到他放下車簾轉身，她才輕聲接話。「我也很高興。」

話音落下的那刻，車簾同時落下，她以為他沒聽到，但他聽到了。

翻身上馬，他的嘴角上揚。

因為出發的時間太晚，趕不到下一個城鎮，不得已一行人只能露宿郊外。

天色未黑，駱廷找到合適的林子，車隊圍成圈，中間燃起火堆，大家分工合作，有人挑水燒水，有人負責打獵，有人負責埋灶作飯。

聶晟讓人燒水送進馬車裡，在真兒的伺候下，商璫把身子擦洗一遍。

在外頭原沒那麼多講究，但有聶晟和真兒的細心，這一路上她沒吃太多苦頭。

清洗過後，商璫站在馬車外，讓真兒也端水進馬車裡打理一番。

看著男人們打鬧說笑，這群令人膽戰心驚的皇帝鷹犬不過是群青春少年。

一陣哄堂大笑傳出，有人朝一堆人噴屁，無比響亮的聲音響徹雲霄，驚起幾隻小鳥，被屁砸中的捏緊鼻子猛跳腳，下一刻合力拽起始作俑者練摔跤。

笑聲更大，氣氛更熱鬧，讓商璫想起小時候，那時他們也是這樣玩鬧戲耍，無慮無憂，真希望時光能夠倒流。

頭髮散在背後，身上還帶著水氣，剛洗完澡的聶晟上岸，撞見她眼底的笑意，溫婉柔美的笑紋和緩了她眉眼的鬱色。

他們離開村子時，正在辦喪事的陳家人放下手邊要事，非要把他們送到村

口，連腳腫得需要倚賴拐杖的杜氏也夾在人群當中道謝，他們對商璣感恩戴德。直到車隊走遠了，他們還跪在地上頻頻磕頭。

他很清楚這是為什麼，好像有商璣的地方就有陽光，她身上散發的善良總能輕易蒸融人們心中的陰暗。

她像磁石，無意識間吸引人們靠近，於是他……靠近再靠近……

「在笑什麼？」聶晟問。

他靠得很近，近到商璣能感受他身上的溫熱水氣，心跳不由漏跳兩拍。「想到你恐嚇張狗子的話。」

「那是可怕，不是可笑，妳表錯情了。」

她指指玩成一團的男人道：「錦衣衛沒你說的那樣可怕。」

「我說的都是事實。」

她斂起眉頭，眼底透出一絲畏怯。「錦衣衛詔獄真是那樣玩的？」

「對，不過那是先帝的錦衣衛，皇上繼位後大力改革，我們不再監控朝中官員，詔獄問案也寬和得多，做的事和大理寺沒有太大差別，只是官府、大理寺不敢查辦的大案件會落到我們頭上。過去高門大戶都不願意家中子弟成為錦衣衛，現在一個個爭破頭想擠進來，在他們眼裡，錦衣衛成了天子近臣。」

商璣緩緩鬆氣，捶捶脖子，笑道：「我就知道。」

「知道？」

「我曾受過錦衣衛幫忙，那時就覺得錦衣衛值得信賴。」

「發生什麼事？」

「有人追擊我與我娘，是錦衣衛出手相幫，我們才能順利逃過。」

「妳們被追擊？對方的目的是什麼？」

「兩個孤身弱女子手握財富，自有那恃強凌弱的傢伙出現。」

「是哪個人幫助妳們？」回頭找個名目回報。

「他沒留下姓名，不過再見面能夠認得。」

兔子烤熟了，陣陣香氣傳來，晚膳是大家合力捕抓的，獵物豐富，能夠敞開肚子使勁吃。

真兒抱著毛茸茸的小東西上前，身後跟著聶東，她把兔子捧到商璣跟前。「聶東讓奴婢拿給夫人。」

聶東連忙解釋。「是大爺讓留的，送給夫人解悶。」

禮物嗎？聘禮不算，這是他頭一回送禮。接下聶晟的善意，商璣誠心道謝。沒想到他居然說：「兔子太小，烤熟沒幾兩肉，不如讓妳養胖再殺。」

聞言聶東忍不住扶額，主子會不會說話啊，明明是善意，是心裡擺著王妃，是在乎她的心情，怎麼說得好像要王妃養殖牲畜？

商璣接過兔子沒接話，毛都洗淨了，身為未來的「食物」不需要這麼認真對待。她莞爾，沒介意他的違心之論。「謝謝。」

一句謝謝逗出聶晟耳垂處些許紅暈。「餓不？肉烤熟了。」

「餓了。」

商璫隨聶晟走到篝火旁，剛坐定就有人殷勤地送來一大盤烤肉，她有些遲疑，這是要他們分食？誤會了吧，他們什麼時候親暱至此？

沒想到聶晟竟從善如流地夾起一塊肉送到她嘴邊。

她愣愣望著，這……怎麼辦？不吃怕他下不了台，吃了，善意接收太多，以後怎麼收場？

他固執地讓肉停在她嘴邊。

也不知道是他的動作太突兀，還是太匪夷所思，眾人紛紛轉頭看向兩人。

尷尬死了，她趕緊張口把肉咬住。

搞不清楚是誰起的頭，居然有人拍起手。

商璫有些無語，這種時候拍手合適嗎？

「交杯酒，交杯酒，交杯酒……」

邊拍手邊唱和，氣氛越發熱烈，有人給他們送來兩杯酒，然後在眾目睽睽下，洞房花燭夜沒做的事，在錦衣衛少男的呼叫中完成。

紅紅的火光映在每個人臉上，歡騰喜樂的笑臉張揚。

夜幕展開，晚會開啟，有人就著火光唱歌跳舞，渾厚高聲響徹雲霄，有那膽大的在火堆上飛來跳去顯擺輕功。

看著眾人的歡聲笑語，商璫不管明天，不在乎往後，刪除尷尬，放縱自己開懷暢笑。

兩杯酒下肚，錦衣衛駱延膽子肥了三寸，衝到商璫跟前為主子說話。「夫人別看我家大人老擺臭臉，可他心善吶，對誰都好，兄弟受了傷，他比誰都擔他的月銀全拿來養我們這票兄弟啦。」

都是世家子弟，有幾個人會缺少花用？但上司從月頭忙到月尾，俸銀剛入袋就捨出來給兄弟們當獎勵，這種實質鼓勵比啥都強。

他不爭功、不諉過，上頭指責，他一肩承擔；上面嘉獎，兄弟們一個都不落下。能跟著這種頭頭混，是前輩子燒高香。

聽見駱延說話，有人一手往他後腦杓巴過去，腆著笑臉解釋。「夫人別聽阿駱胡扯，以前頭頭沒成親，大手大腳不知節制，現在頭頭有夫人了，掙的銀子自然要用來養家。」

「夫人別誤會頭頭，雖然男人都說兄弟如手足、女人如衣服，可我們頭頭不是這麼想的，他對您的心思日月可鑒、天地可表。」駱延連忙更正。

還日月可鑒、天地可表呢，他對她哪有心思，他的心思全落在小表妹身上。商璫下意識撫摸腕間三道深刻的割痕，也不知道要多久才除得去，說不定這輩子就烙下了。

是不是不公平，他的愛情在她身上烙印，偏偏他愛的不是自己，冤枉吶。

她微小的動作，聶晟看見了，眼底笑意瞬間抹去，惱怒道：「幾杯黃湯下去就胡言亂語，今晚還要值夜……」

頭頭生氣？兩人連忙應聲。「知道知道，今晚沒有阿駱的班，頭頭放心，肯定不會誤事。」

說完一左一右把駱延拉下去。

看著他們的背影，商璣掩嘴輕笑。「你的下屬很崇拜你。」

聶晟勾起嘴角，哪是崇拜，分明是扯後腿。

見他不語，她接話。「這點我就做得很糟，身為族長必須讓族人崇拜，要能夠鎮住全族，我沒辦法，大家都說我是甜姐兒，沒有心機城府，缺乏領導能力。爹娘對此很是頭痛，尤其是爹爹，想方設法教導，企圖讓我轉移心性。但我缺乏慧根，商雲有句話沒說錯，比起我，她更適合當族長。」

「既知不適合，怎麼不讓？」

「商族的傳統是以『血』來選取族長，想改變這條規則，我得先當上族長。但即便如此，怕也是不易改變。」

輕喟，她看向篝火旁的真兒和聶東，這一路上聶東對真兒的照料明明白白，倘若他們真能發展出什麼，那就不能把真兒帶在身邊了。

「只要下定決心，再難的事都能改變。」

「是嗎？可我覺得改變一個人的執念很困難。就像我，說得再多也無法改變你對我娘的偏見。」

四目相對，她但願他坦誠相告，告訴她偏見的起源。

聶晟沉默片刻才開口。「我娘是個很好的女人，她溫柔和善，對所有人都有耐心，事事為他人著想，從不心存怨恨。」

「是個好人。」

「但她被害死了。」

「找出兇手沒？」她轉頭望向他，不安隱約自心中竄起，她看見火焰在他眼底跳躍，像要將她焚燒殆盡。

他停頓很久才輕啟雙唇。「找出了。」

「繩之以法了嗎？」

他搖頭，每一下都搖得極其慎重。「沒有。」

「為什麼沒有？」

一句句逼問，他沒回答，她卻心跳加速，怦怦、怦怦的心跳聲不斷撞擊，好像是……接近了答案。

兩人的對話在這句之後，斷章。

夜深，一張皮毛、一件披風往地上鋪去，入睡。

蟲鳴聲唧唧，聶晟沒回答的話始終在商璣腦中縈繞。

應該勇敢逼迫他回答的，但她沒有。這不像她，因為那一刻，她膽怯了。

手指滑過腰間荷包，那次之後她習慣把碧血丹帶在身上。其實應該吞掉它們的，這樣一來就能替自己免除不少麻煩，只是終究捨不得。

真兒躺在身旁，睡得很沉，這是沒心事的人才有的待遇，像她就不行，常常從噩夢中驚醒。認真想想，取血過後的那幾天，她睡得最好，這算因禍得福？

商雲現在怎麼了，還活著嗎？她對她失蹤的這幾年好奇，好奇她怎麼活下來，好奇她去了哪裡。

咻！商璣聽到風裡傳來細微的聲響，那是什麼？聽錯了嗎？

「有刺客！」聶束驚喊。

「真兒，快起來。」她使勁兒將真兒推醒。

揉揉惺忪睡眼，真兒不曉得發生什麼事，迷迷糊糊問：「天亮了嗎？我覺得才剛睡著……」

「有刺客！」聶束聲音再起，緊接著抽刀取劍，鐵器碰撞聲刺激了耳膜。

真兒尖叫，卻被商璣捂住嘴巴。「別出聲，我們幫不了忙，至少不能拖後腿。」

真兒全身發抖，張大眼睛猛點頭。

這時外頭已經交上手，商璣分辨不出來人多少，但刀劍碰撞鏗鏘有力，對手不是普通盜匪。

「我放手了？」商璣問。

真兒點頭。

商璣鬆手打開醫箱取物，為此次出行，她做了不少準備，看看左右，她拉來幾個箱籠，把真兒掩在後頭，又拿起被子。

「夫人……」

「妳乖乖躲好，別發出動靜教人發現，我出去一下，馬上回來。」

「夫人別出去，好危險的。」

「放心，我有準備。」商璣揚揚手中的油紙包，拍拍她的肩膀安撫後，攤開被子將她遮得密密實實。

她跳下馬車，舉目望去竟有幾十人。

雙方對峙情勢緊張，地上倒了三、四個黑衣人，證明目前錦衣衛佔上風。

然而下一刻，情況陡然轉變，就在聶晟與刺客交手時，對方從懷裡掏了一把，下一刻掌心射出銀色粉末。

聶晟緊覺，咻地往後竄開，險險避開銀粉，但他的屬下就沒這等幸運了。

銀粉進入眼底，刺痛感瞬間爆開，眼前一片模糊卻不敢放下刀劍，他們不斷舉劍朝空氣猛揮。

戰況丕變，眼看己方受制，商璣心急不已。

她衝上前，撕開紙包一角，手臂揮舞，粉末四散，吸進粉末者先是不斷咳嗽，緊接著腦袋逐漸昏沉，最後兩眼一閉，直挺挺往後倒。

聶晟注意到了，施展輕功朝她飛去，手臂一勾，她被攔腰抱起。

沒有討論、沒有分析，單單純純憑藉默契，他帶著她飛，每每接近刺客，她就撒下粉末。

不過片刻，此起彼落的咳嗽聲四起，激烈得像要把肺管子給咳出來似的。

眼見敵方皆中招，聶晟才把商璣放下來。

駱延和幾個身手俐落的搶上前連連點上十大穴，非要確定沒有漏網之魚方才歇手。

商璫見戰況穩定，回到馬車裡從藥箱裡找出兩瓶藥丸。「真兒快出來幫忙。」

真兒推開箱籠、掀開被子，問：「結束了嗎？」

「敵人已經制住了，妳過來幫我餵藥。」

主僕倆下車，逐一走過每個錦衣衛身邊，藥丸入口，開水一沖，藥在喉嚨間化開，沒多久功夫聶晟的人都沒事了。

真兒把眼睛沾上銀粉的人扶過來，在商璫施針的同時以藥水為他們洗眼睛，不過片刻，視線雖還有些許模糊，但刺痛灼熱感消失。

眾人鬆口氣，還以為自己的眼睛就要廢了，這會兒都認定商璫醫術高超，有她同行多了幾分安心。

聶晟沒歇著，對著那些刺客的下頷一拍，卡在齒縫間的毒藥掉出來。

他沒急著解穴，先當起強盜，把對方身上的物品全數清理出來。

不得不說相當精彩，半點不輸商璫的充分準備。

「過來看看。」聶晟對她招手。

商璫上前，蹲在地上一一打開囊袋，越看眉頭越緊，把所有東西全部聚攏，問：「這些可以給我嗎？」

「可以。」

聶晟剛答完，真兒立刻變身強盜二號，迫不及待把所有東西聚集收攏。

商璫為一名刺客解毒，問：「你們是來抓我的嗎？」

聶晟點開刺客穴道，對方一獲得自由立刻反抗，但他動作更快，一拳一腿就將人壓制倒地。

商璫揪住對方的衣襟再問一遍。「你們是來抓我的嗎？」

刺客沉默不語，垂下眼皮，裝死擺爛。

「不想說？那就試試自己帶來的好藥。」聶晟道。

「沒用的，要入紅幫之前得先經過篩選。」

又是紅幫？「篩選什麼？篩選百毒不侵的？」

「差不多。他們會被先當成藥人，用各種藥材養上半年，基本上按照這樣的養法，只要沒被養死，九成毒藥對他們都沒用。」方才她用的不是毒，而是會讓人藉由咳嗽排出五腑六臟毒素的藥，缺點是會造成短暫昏迷。

商璫問話時，男人不見反應，但這幾句卻讓他瞠目結舌，啞聲問：「妳怎麼知道紅幫的事？」

商璫贈他冷眼一枚。「我問的你不答，你問的我卻要乖乖說，當我是傻子嗎？不講就憋死你，哼！」她抬高下巴，故意轉頭對聶晟笑。「那些銀錠子可不可以也歸我？」

聶晟笑了，因為她的笑。

只是眉眼彎彎、微露貝齒，只是帶著兩分張揚、三分驕傲，他就被她的笑容迷惑，恍惚回到那年。

「不能嗎？」商璫又問。

「行。」聶晟回過神。

她一聳肩，對真兒招招手走回馬車，只不過剛走幾步又折回來，走到男人面前站定，彎下腰勾起嘴角，很刻意、很惡毒地說：「忘記告訴你一件事，紅幫的毒藥我已經破解二十三種，剩下的七種……謝謝你們帶在身上，我保證一個月之內就能全部破解，到時你們儘管害人，我會努力救人，救一個收銀千兩，我能不能發家致富就靠你們好好努力哦。」

噗地，男人氣得吐血，被自己滿口鮮血嚇著。不可能，自己身強體壯，身為紅幫小領袖，這一點點情緒起伏怎就把自己搞得吐血？

這時商璿冷冷的聲音飄過來。「別懷疑，你中毒了，這毒不好解哦，解一次二千兩，要我幫你嗎？喔，對不起，我忘記了——你沒錢。」

說完手一揚，撥開披在身後的長髮，頭髮在半空劃過一道漂亮的弧線，用世間最踐的腳步往前走。

商璿這波操作讓聶晟看懵了，他不知道她居然還有這麼調皮的一面，她溫和善良，說話的口氣永遠是勸世人，怎麼會……

可以控制的，但他不想控制，勾起嘴角哈哈大笑。

商璿聽見了，彎眉抬下巴，也笑了。

驚險的夜晚，驚人的刺客，應該帶來的震驚化為愉悅，兩人也不知道在高興什麼。

接下來的大半夜，失眠的商璿睡翻過去。

聶晟廢掉那群人的武功，以鐵鍊穿過琵琶骨，分成兩串塞進兩部馬車裡，就著篝火寫下一封長信，讓韓張把人連同信件送回京城。

做完這一切，星子偏西，本打算讓大夥兒稍作休息的，但駱延說到下一個城鎮得五六個時辰，倘若不想露宿郊外，還是趕路的好。

一個晚上就讓商璿歷經這些事情，再來一晚她能承受得住？「走吧，大家輪流進馬車休息。」

丟下指令掀開車簾，只見商璿已經睡得不省人事，反倒是經過這場，真兒心臟依舊怦怦跳得起勁，翻來覆去睡不著，乾脆起身幫她蓋被子。

聶晟指指外頭，真兒會意，輕輕悄悄下馬車，坐到駕駛馬車的聶東身旁。

他登上馬車，躺在商璿身邊。

外面天際翻起魚肚白，微光透過窗戶映在她的睡臉上。

看著她長而捲翹的睫毛，他控制不住伸出食指輕輕一碰，羽毛似的觸感在指尖流連，癢癢的，是手指也是心。

慾望催促著他向她靠近，已與自己和解的他心裡一片寧靜，幸福感湧上，他想抓牢她，一世不放。

看著她甜美的睡顏，他估計自己睡不著，沒想到他很快就睡著了，這是他們第一次同床共枕。

也許呼吸是會傳染的，她平穩的呼吸感染了他，令他陷入沉睡。

夢中的他回到無慮無憂的童年，娘抱著他，輕輕哼著歌兒。

她說：「晟兒要當個好哥哥，把弟弟教得和你一樣好。」

「好啊。」他說。雖然他並不喜歡這差事，比起來他更想和妹妹玩耍。

他的妹妹圓圓的，一雙眼睛像塗了漆，黝黑深邃，眼睛張張閉閉，羽睫晃動他的心。

他的妹妹很可愛，總是跟在他身後喊哥哥，甜甜嫩嫩的聲音甜了他的心。

* * *

* * *

早上收到聶晟的信和邱芬的屍體，下午又收到信加上兩串犯人，皇帝鄭煦讀著已經讀過無數次的信件，他始終不願意相信，可是越來越多的證據證明他不願意相信的事情是事實。

連同聶晟送回來的邱芬，已經是第三個後頸椎被插入銅管的女子，這件事只有當年不小心闖進密穴的四個人知道。

邕王聶邕死了、安王鄭奕死了，剩下的只有他，所以從頭到尾都是他？

「把人送去錦衣衛，就說過去朕禁止的那些手段現在通通拿出來在他們身上用一遍，朕就不信他們的嘴巴比骨頭硬。」

「是。」太監弓著身子往後退，直退到門邊才轉身往外。

皇帝從桌邊的瓷製畫缸挑挑揀揀，找出一幅畫，打開，裡頭畫的是個青春明媚的女孩，他的思緒不由回到過去。

她長得很美，但最美的是那雙眼睛，清澈得像一汪河水，看著她，那汪河水從心底緩緩淌過，把人心洗滌得無垢無塵。

站在她面前，他們顯得無比骯髒，一肚子算計、一肚子謀略，明明是奸險，卻要誇自己聰慧，好像不懂計謀害人就是傻瓜。

當時她聽著他們的對話，笑了，他們見狀追問，「笑什麼？」

她不肯說，他們非要逼迫，她是寬厚人，沒有嘲笑他們俗氣，只淡淡問：「害了人，心就舒坦了？」

害人，心哪會舒坦，但他回答。「目的達到便舒坦了。」害人是為了達成目的。

她問：「天底下的目的那麼多，為什麼要挑一個要害很多人才能達到的目的去實現？」

鄭奕回答。「因為想達成同樣目的的人太多，多了就出現競爭，就得用殺戮讓競爭對手退開。」

他在心裡補上一句，弟弟說得對，不管是用騙的、踩的、害的……都要以成功為目的做到底。

只有「他」不同，笑得眉眼眯眯，拍手說：「妳是對的，我聽妳的。」

就是那次，他相信「他」對帝位不存心思，鄭奕才是自己的對手，如今回憶起來，最坦蕩的竟是鄭奕。

「皇上，皇后娘娘求見。」吳公公上前回稟。

「宣。」皇帝將畫捲起，皇后進門時，他恰恰把圖畫收進畫缸中。

她視線掃過用金黃色絲綢綁起的圖畫，又看了？

身為皇后，她很清楚後宮佳麗三千人，丈夫從來都不是她一個人的，從小到大她都被教育並要求——寬容接納、淑德賢良。

她努力完成人們對自己的要求，並不介意那些女人，因為她們不會是自己的對手。她與皇上青梅竹馬一起長大，他們之間的情分無人可及，所以她從不把那些貓狗寵物似的女人放在眼裡。

她待妃嬪們極其寬厚，後宮朝堂都對她齊聲讚譽，事實也證明皇上對她確實不同，她的地位穩固，她的孩子得到皇上全力栽培。

都說皇上不近女色，性情清冷，都說皇上眼裡只有國家朝廷沒有私慾，這對妻子來說並非好事，但對「皇后」來講是實打實的好事情，因為他對妻子無情愛，對其他女人更不會有，因而她經常說服自己，她是個幸運女子。

但後來的後來，在發現那幅纏著金黃布條的畫軸之後，她明白，並不是。

成親後不久，他曾與幾個兄弟出門辦皇差。

那年青春得意，先帝有意磨練幾個兒子，但他們失蹤了，幾個月後安然返回，眼前的丈夫還是那個模樣，但身為枕邊人，她很清楚有什麼東西不同了。

那幅畫上的女子以及以女子為題的詩句讓她幡然大悟，皇上不是沒肝沒肺沒感情，只是後宮女子沒得到他的感情，包括她自己。

這個想法讓她很傷心，其實她沒有外人想的那麼在乎皇后的位置，她更在乎的是他的情、他的心。

「皇后有事？」

皇后不想刺激他，但那幅畫刺激了她，所以她想要任性一回。

「太后娘娘生病了，伺候的人稟報說太后娘娘作了一夜噩夢，一直在喊二弟的名字。」她停頓，窺探他的目光。

他的心被刺撓上，皺眉問：「太醫怎麼說？」

「太醫的說法一致，都說太后娘娘憂思過重，臣妾想……要不要派人護送太后娘娘微服出巡，去一趟……」

「閉嘴！」性情溫和的皇帝一聲斥喝，嚇得皇后倒退兩步。

果然啊，一提到這事，他就會失了分寸。

皇后心底笑著，臉上卻寫滿不解，望向皇帝的目光誠惶誠恐，卻在低下頭時嘴角透出笑意。誰規定只有他可以剖她的心，她卻不能砍他的軟肋？這天地間終究要一來一往才算公平不是？

她屈膝跪地抓起帕子抹掉不存在的淚水。「臣妾說錯話，求皇上原諒。」

皇帝閉上眼睛，深深吸氣、緩緩吐氣，再張眼時已然恢復平靜，他緊盯著皇后看，半晌問：「讓老大多到太后跟前盡孝。」

皇后當然知道皇帝這樣說是因為長子鄭繁長相肖似安王鄭奕，或能解太后相思之苦，所以這種事她沒少做過，可太后天性固執，滿心滿腦想的都是鄭奕，她能有什麼辦法。

「繁兒公務繁忙，但他讓輶兒進宮承歡膝下。」皇后溫溫柔柔回答。

「行了，退下吧。」

「是。」溫婉起身，她的任性結束。也就只能這樣了，誰讓她是皇后呢。

皇后離開後，皇帝猶豫半晌，提筆寫信，從盒子裡取出虎符。「把這送到聶晟手裡，告訴他有必要的話可以調動軍隊。」

「是。」太監郁璣拿起木匣子，弓身退出。

把差事交代出去後，他伸個懶腰，撓撓頭髮。

他已經請好假，明兒個準備去一趟留鎮。老陰的生辰沒人慶賀，身為好友，這事兒他得擔著。

至於這生辰禮要送啥呢？其實送個女人是最好的，免得他孤家寡人一輩子寂寞孤獨冷。自己是沒辦法，家裡為銀子捨了他的命根子，可老陰不同啊，要錢有錢、要長相有長相，多少女人都看著呐。

可惜老陰太固執，一生念想全給了她，可那女人豈是能隨便高攀上的？

好吧，就算能夠高攀，可現在人都死了，難不成他還能地府遊一遭，懇求閻王高抬貴手讓她還陽？老陰該早點想開才好。

不如趁這次把那女人的死訊透露給老陰？可……這份生辰大禮會不會太殘忍？

再想想，再想想吧。